



史海钩沉

从帝制崩溃到现代中国初立这一段，是中国历史上危机与生机并存的岁月。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和清理，是今日知识分子关注的课题之一。在书中，作者以其一贯的风趣，把晚清到民国有争议的人物和有趣的故事挨个儿道来：讲风流政客陈公博、警察头子赵秉钧，讲当年的有志青年在时局变幻中纷纷成了争权力抢地盘的军阀……

张鸣 著 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

## 文甘草的故事

在帝制的中国，明清两朝，士大夫能够中进士而且点翰林，是科举途上最荣耀的事情。一般做了翰林之后，仕途最顺，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官，收若干门生，纳若干“孝敬”，而且升迁特快，用不了多少年，就可以位列卿相。不过，清末，却有两位翰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的，一位是蔡元培，另一位是谭延闿。

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，父亲谭钟麟，本是清末的地方大员，不过面目相当保守，戊戌变法时任两广总督，不惟抵触革新，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。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，书读得好，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。

在中国近代历史上，老子和儿子唱反调的事特多，老子保守，儿子往往就激进，越是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。中进士入翰林之后，谭钟麟死了，回家守制的谭延闿，很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，高票当选湖南谘议局议长。接下来辛亥革命，“山大王”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，没多久时间就被刺杀，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，从此落入“革命阵营”，二次革命反袁（世凯），国民党阵营的

四个省督独立，也有他一份。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下，率领残余湘军跟随孙中山东奔西走，参加北伐，时而省长，时而督军，时而总司令，时而军长，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。

谭延闿在国民党内，人缘极好，因他是文官，人称文甘草。中药配伍各有禁忌，惟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。凡被人叫做甘草的人，往往有副特别好的脾气，谭延闿为人之随和，是出了名的。所以，他的第二个外号，叫谭婆婆。谭延闿人有名气，字也写得好，一直做着大官，按道理字不惟抵触革新，而且连前任兴办的水师鱼雷学堂也给裁撤了。谭延闿是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，书读得好，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。

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，赶上了一个武人当家

的时代，遍地烽火，到处打仗。谭延闿一介贵胄公子，不幸又是读书种子，中过会元，点过翰林，虽然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的时候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一小手——可以双手使枪，而且枪法极准，但依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。而他自己，也没有亲自下部队，带兵打仗，实现从文人到武将的转变。所以，尽管他当过的官尽是些“武职”，督军、司令、军长之类，但始终成不了一个带兵官，顶着那么多貌似军阀的头衔，却从来掌不了实权。实际上却是秀才遇见兵，不仅有理讲不清，而且很容易被人架空，甚至赶走。

在那个时代，文人混在武人堆里，做幕僚也好，做“长官”也罢，往往带有很大危险性，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牲掉。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，左右圆通，这种危险对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谭延闿是近代的冯道，苟安于乱世，靠的就是心平气和，处世圆通。

谭延闿的时代，是中国的转型时期，可是，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，只有像冯道一样，心平气和，唾面自干，才能文运长久，无论如何，都是一种悲哀。



人物传记

本书为黑泽明晚年回忆自己跌宕起伏一生的记述，从孩提时代一个孱弱的“夜哭郎”，到如何痴迷于绘画和电影，如何幸得启蒙而踏入电影界，最后如何执导《罗生门》等影片而成为世界级的导演……在征服一座座高山的生命征程中，大师将坎坷的足迹与不断进取、奋斗的伟大灵魂，娓娓道来。

[日]黑泽明 著 南海出版公司出版

## 师之大者

位于御茶之水的京华中学在大地震时被烧光了。后来，我去看了遗迹。

记得当年在学校里淘了气，班主任问这是谁干的，我总是老老实实地举起手。于是，这位老师就在我成绩表上操行栏里画个零。后来，班主任换了。我违犯校规时，照旧老老实实地举手承认，可是他说老实承认就很好，在操行栏里给了我一百分。

那时我不知道哪个老师是对的，但是我喜欢给我一百分的那位老师。他就是说我的作文是京华中学创立以来最好的文章的小原要逸老师。

当时，京华中学毕业生报考帝国大学（现在的东京大学）的合格率极高，并且以此自豪。但是小原老师常常对学生们说：“如果是私立大学，那就连妖怪也上得了。”现在的私立大学，妖怪是上不了的。不过，有钱也行。

我很喜欢教国语的小原老师，当然也喜欢教历史的岩松五良老师。后来我同班同学的一位朋友在同窗会会报上发表文章说，岩松先生特别喜欢我。

岩松老师实在是了不起。真正的好老师，并不摆为人之师的架子。他上课时，谁要眼睛瞧别处或悄声说话，

他就用粉笔砸谁，所以他的粉笔很快就用光。这样一来他就会说：“没粉笔上不了课啦。”笑一笑便开始聊天。他这种聊天却远比教科书内容丰富。他的高超的教学本领，在期末考试时更显突出。考试时，为了监视学生，各个教室都派与考试课程无关的各位老师监考，学生知道岩松老师分到自己的教室，就会立刻欢声四起。原因是岩松老师不会监视学生。

如有学生为答不出题发愁，他就凑上去仔细地看那题。这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：“你怎么啦？这个你不会？记住，这个呀……”他认真地和那学生一同答题。最后说：“你还没明白？笨蛋！”

这样说着便把答案写在黑板上。“怎么样？这回该明白了吧？”这样一来，什么笨蛋都明白了。

我的数学很差，但遇上岩松老师监考时，我准会拿一百分。

有一次期末考试历史，十个问题，全都是我答不出来的题目。这次不是岩松老师监考，我一筹莫展。也算我的穷余之策吧，我只就第十题的“对三种神器作为皇位的标志（历代天皇继承的三种宝物，即八咫镜、天丛云剑、八坂琼玉），以前的历史学家把神话传说的这种东西作为正史中实际存在的宝物，

并赋以神秘色彩。试述所感”，信笔写了三张答题纸。内容大致是这样的：关于三种神器，我听了许多论述，但从未亲眼见过，所以谈感想就未免强人所难了。以八咫镜为例，谁见过实物呢？我只能说我亲眼见过的东西，只相信经过证明确实存在的东西，等等。

岩松老师判完分数后，发还试卷时却大声说：“这里有一份奇怪的答卷。他回答了我出的十个题之中的一个题，可是很有趣。我第一次看到这样具有独立见解的答卷。写这个答卷的家伙有出息。给满分！黑泽！”说完，把那卷子插给了我。同学们都瞧我了。我的脸红了，动都不敢动。

后来我进了电影界，山本先生（导演山本嘉次郎）堪称最好的老师，伊丹万作导演虽然没有直接指教过我，但我曾得到他热情的关怀和鼓舞。

我受过出色的制片人森田信义的栽培，也曾受过约翰·福特的褒爱。除此之外，岛津保次郎、山中贞雄、沟口健二、小津安二郎、成濑巳喜男等著名导演，都是我尊之为师的人，我都得到过他们的爱护与关怀。每当我想到这些人时，禁不住想高唱：高山仰止，吾师之思。

但是，这些人如今都已不在人世。



都市小说

政府办的林小麦一直执着于自己对邢文通市长的爱。邢文通调走他城，林小麦甚至想追随而去。蒋昆一直喜欢着林小麦，他给林小麦疏通关系，提拔她接近她。林小麦的爱情游离在理想和现实之间，到底何去何从呢。

王秀云 著 小说选刊杂志友情推荐

## 她还是她

林小麦给邢文通发了一个短信，我明天想去看您，有事相告相商，请不要拒绝。很久，邢文通才回话：好的。就像长久连阴天突然出现了太阳，林小麦的心一下子被照亮了。

林小麦没有想到他们的见面其实很平静，在一个名叫鱼味斋的饭店里吃了顿饭，席间两个人都在刻意回避一些事情。吃了不到一个小时，邢文通的手机响了，说是一家要投资的外商在宾馆约见他。临走的时候他才说：你明天回去准备有关手续，还是到开放办吧。

林小麦觉得说什么话都显得做作和多余，她就要到他身边工作了，又可以经常不断地听到他的消息，看到他的身影，她要的不是这些吗？

事情的变故是在林小麦回到A市以后，她给邢文通打电话，告诉他自己已经安全到达，刚要接着说，她从话筒里听到邢文通的手机响了。邢文通接通了电话，对林小麦说：“我接个电话，半个小时以后联系。”

半个小时以后，她按时打电话，没有人接；发了一个短信后，他迟迟没有回音。林小麦很气愤，等到晚上估计他已经吃完饭时，她又给他

发了一个短信：资料明天还寄吗？他还是没有回音。林小麦的耐心终于走到了极点，她反复措辞，发了这样一个短信：长久以来，林小麦的心在希望和失望之间沉浮，林小麦不知道您到底怎么想。您能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

邢文通很快回了短信：最近B市正处在矛盾纠葛中，短期内不会有人事变动，建议你还是不调来为好。

林小麦看到这个短信的时候，眼前一片空白。林小麦几乎一夜未眠，天亮以后发了一个短信。快中午的时候，林小麦的手机终于响了，暗蓝色的屏幕上只有四个字：道理已经。

林小麦起初以为他发错了，或者他还没有写完，就给他回了一个短信，说：“唉，小麦愚钝，能告诉我什么意思吗？”等了一会，他没有回。林小麦还不肯死心，又看了一遍他发来的短信：“道理已经”。道理已经怎么样了呢？道理已经说清，你应该明白，无非就是这个意思。他省略的是对林小麦的轻蔑！

揭开谜底是几年以后了，林小麦已经担任A市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，已到省政协担任政协常委的邢文通来A市调研，林小麦获悉后到宾馆探望。房间的灯光还是那种通常的幽暗，他们似

乎都早有准备，很容易地重新提起这个话题，林小麦才知道，当初打电话的人是简晴。简晴对邢文通说，林小麦和蒋昆好上了，还有鼻子有眼地说，她表弟当出租车司机，是她表弟把林小麦送到凯撒酒店，林小麦当时哭了，她表弟就把林小麦拉走了，但是有人说她后来又回去了。没有几天，蒋昆就把她安排到开放办当副主任了。他说到蒋昆的时候，眼睛划过了一种阴暗的光芒。

林小麦默然无语。她看着眼前这个头发全白的男人，在她面前絮絮叨叨的样子，她已经不想听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了。就在这时，她发现邢文通的手伸了过来，轻轻地覆盖在她的手上，喃喃地说：“你经历了这么多，皮肤依然这么细腻。”林小麦没有动，她定定地看着叠在一起的两只手，一只粗大、皱巴巴、长着浓重汗毛的手。她忽然有些想笑。

林小麦把手抽了回来，她看着邢文通说：“邢市长，这些年我常常觉得有一双眼睛，总在看着我。”邢文通笑了，说：“文人的想像。”林小麦笑笑，终于明白，这个人不是自己要找的那个人。她说时间不早了，邢市长您早点休息吧，我明天要主持一个会，就不送您了。她还是她。



悬疑小说

一艘航行在太平洋上的邮轮发生了诡秘的凶杀案，一名中国记者突然成为杀人嫌犯。为了洗脱罪名，他从看守所中逃出，在一宗又一宗神秘事件里，慢慢接近真相。在错综复杂的线索背后，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……

那多 著 新星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思感锁定

这是一个周六的早晨，知了还没有开始振翅。转进陈远贵居住的小区，外面的车流声在一个转折间就隔离了，这简直有些不可思议。开门的是一个身材又瘦又矮的老头，看起来整个人很小。“陈老师。”梁应物首先打招呼。我和寇云也跟着喊了声“陈老师好”。

“什么陈老师，快进来吧，不用脱鞋不用脱鞋。”他招呼着我们，声音大得和他的体形不成比例。客厅里窗户很多，光线很好，空调已经开着，茶几上放着几瓶茶饮料，看来他为我们的到访早已做好了准备。

“陈老师，这就是我和你说过的那么多。那一位是寇云，那多的助手。”梁应物先为我们两个作了正式的介绍。

“呵，助手。”陈远贵冲我和寇云笑了笑。寇云很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“真是不好意思，听说因为我的关系，让您的生活受到打扰了。”我首先向他道歉。

陈远贵摆了摆手：“也不算很大的麻烦，倒是小梁说了些你的经历，很有意思啊。”我看了眼梁应物，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，估计是为了引起陈远贵对我的好奇，见面好说话些。毕竟一个是

研究特异现象的，一个是时常有奇怪经历的，有共同点。

“别人听听是很有意思，可是自己碰到的时候，感觉真是很糟糕，就像这一次要麻烦到您的事情，也是我身不由主，粘上身再也甩不脱呀。”我先发了句牢骚，然后将这件事的原委一五一十地和陈远贵说了。既然要对对方帮忙，自己就先得坦诚些。

“哦，这么说，你也能隔空取物？”陈远贵听我说到寇云，眉头一挑，很有兴趣地对寇云说。

“是呀。”寇云笑嘻嘻地在手上“变”出一瓶饮料，拧开瓶盖喝着脖子“咕嘟嘟”喝起来。

我心里暗想，果然不亏是搞这方面研究的，陈远贵一点惊奇的表情都没有。我兴奋起来。

“我们对这项能力进行了一些细致的研究。首先，我们确定了这种能力，对视线范围内的东西，会很容易起作用，如果目标是常见的物品，那么不用费太大的力气，看到就能取到。但是，视线之外的东西要拿到手，就有相对高的要求。”

“要把那样东西的样子记得很清楚、很清楚才行。”寇云说。

“就是这样。如果这是件很陌生的东西，外观不规则，

那么有一点地方没看清楚记不清楚，就不能取到手。另外，如果是常见的东西，没亲眼看到也知道形状的，比如一个乒乓球，但是有这种能力者之前没有看到过这个球，仅凭我的讲述，告诉他在隔壁房间在什么方位上有这么一个乒乓球，他还是没办法把球取到手。”说到这里，陈远贵转而问寇云：“你是不是这样？”

寇云点了点头。陈远贵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为这个发明了一个词，我觉得隔空取物的关键，在于思感锁定。最近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，美国一个前沿医疗小组，已经实现了通过在脑中植入微型芯片的方式，让瘫痪病人只是想一想，就能指挥机械手臂进行比较细致的动作，比如移动鼠标上网。这就是思想变成力量最直观的表现。”

陈远贵思感锁定理论让我大开眼界。根据这一理论，我不难推测，为什么在太平洋翡翠号上，刺杀杨宏民的匕首会跑到我手上，很可能是寇云同村的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所为，而这个人一定是被黑旗集团收买，行凶后并试图嫁祸于我。因为黑旗集团知道老鹰在探测舱上留了后门，而老鹰拒绝透露后门密码，他和他的朋友杨宏民都被封口。

回去的路上，寇云突然说：“哥，我想回寇家村看看。”